

曾國藩軼事

中華民國七年十月再版



編輯者 羊城楊公道

發行者 兩友軒

印刷者 民友社

大華書局

發行所 中華圖書館

文明書局

代售處 本埠各大書局

曾文正軼事

每部一冊

定價三角

# 曾國藩軼事序

天之生才也難生全才也尤難就遜清一代而論文正其爲全才乎古稱三不朽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文正乃以一身兼之可謂奇矣先伯父敬熙公嘗隨公於幕次者十年解組後酒酣耳熱往往道其軼事不去口先兄曾手錄成帙今距先兄之歿已二十年檢其遺篋此帙幸存展誦一過中有數事頗與文正生平不甚吻合而有褒無貶野史家之紀載或亦爲他日修史者所取資乎因序而行之

曾文正軼事序

宣統元年四月羊城楊公道識

曾文正公肖像



# 曾文正軼事目錄

某孝廉之受窘

拍照之趣事

異僧談相

王紫詮上文正書

賞識容純甫

手書患難二字與容純甫

臨帖與靜坐

論圍棋之卓見

西后評文正之言

患惡瘡

早起之習慣

不受苞苴之軼聞

招石達開之投降

一笑退敵

赤兔馬

與李壬叔談算學

三十年之馬褂

捕鼠之趣談

飲食之異

少年奇夢

寶劍之異

大珊瑚樹

克己之功

痛惡三國演義

待僕役之忠厚

空城計



松烟墨

集外遺詩

力拒西醫

曾祁相忌

命名之由

生日之異

遇騙奇聞

論詩名言

張真人之符籙

自責之言

吸黃煙之癖

評論石印書籍之卓見

古爐之異

俠客許蔭秋

釋放刺客

用兵重地利

愛松說

講性理重實行

二不解

好讀邵康節詩

梅曾亮與吳樹敏

行獵遇狼

莫友芝之知遇

薛庸庵之知遇

衛生遺聞

中庸爲處世立身之道

習八段錦與散步

治家勤儉之美談

李次青編輯先正事略

不喜聞灰心語

自課身心之法

遇學究受窘

不愛錢與不怕死

處置故人子之妙法

曾文正軼事 目錄

八

爲人書扇

惡蘇杭風俗之薄

# 曾文正軼事

## 某孝廉之受窘

公以翰林家居。間嘗躬親稼穡。嘗自荷鋤自田間至。遇其鄉人某孝廉。方乘輿自城中來。孝廉遙見公。叱輿夫遶道避之。輿夫力倦。不允所命。相與爭持不下。時公已行至孝廉前。孝廉亟下輿。與爲禮。公乃握孝廉手。相與談農事。並問城中米價。緩步而歸。約半里許。孝廉已不勝其苦。然不敢言。至家。借他故痛責輿夫而已。

## 拍照之趣事

曾公於紅羊役後。提倡新學。不遺餘力。如派學生出洋留學。如開

設製造局。如聘請名儒翻譯西書等。均發端於公也。然公最惡西洋遊戲之具。目爲奇技淫巧。卽拍照之事。亦深不以爲然。是時照相之器。初入中國。少見之徒。謠言紛起。或曰。其照成之影。必倒置於箱中。可見已非正道。公生平亦不喜照相。直至晚年。始漸漸爲之云。

異僧談相

公未貴時。讀書鄉間。遇一游方僧。至其門。時公方講朱子之學。目僧道爲異端。見僧至。斥逐之。僧曰。公貴人。何斤斤與貧僧計較。文正怫然曰。吾之斥汝。爲衛道計也。何謂與汝計較。且我讀書不爲

功名。汝又安得以貴人媚我。僧曰。公終爲貴人。三十年後。公自知之。孟子所謂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自心志。勞其筋骨。者。公之謂也。公今日之貧。卽爲他日富貴之基矣。文正聞言。驚曰。汝釋家亦解儒書乎。僧曰。然。儒釋之教不同。其源一也。文正大喜。餽以飲食而別。僧自言爲衡山僧。後文正富貴。至衡山訪之。已不得見矣。

### 王紫詮上文正書

王紫詮者。名韜。元和之甫里人也。(卽陸龜蒙先生隱居處)洪楊之際。韜以才自負。嘗走謁洪秀全。不能用。乃復謁文正。勸其爲韓



信兩存之計。上書詳言利害。並爲籌進取之策。文正覽之。笑曰。此天下之妄人也。擲還其書。或勸文正曰。既不能用。不如殺之。文正曰。此不過紙上談兵耳。文人結習。可付一笑。吾縱之去。可決其無能爲矣。按王韜誠不過一文人。文正於此。頗有知人之明。

賞識容純甫

當時名士以學問自負。王紫詮而外。爲蔣劍人。爲李壬叔。爲容純甫。而文正獨取純甫。蓋純甫係艱難出身。深知患難。沈毅卓絕。與紫詮等狂放自豪。有霄壤之別也。文正引純甫入幕。國家大事。多取決之。嘗謂純甫三百年來之奇才也。可見其推重之甚矣。

手書患難二字與容純甫

文正嘗手書患難二字與容純甫。蓋取不忘患難之意。純甫寶藏之。厥後避地美洲。此二字爲一美國人所見。純甫告以書者姓氏。並細爲解說二字之意義。美國人欽羨不已。曰此人乃中國之弗蘭克令也。願出其所藏珍玩。約值美金十餘萬。以易此二字。純甫毅然拒絕之。後純甫卒。此字不知流落何許矣。

臨帖與靜坐

公本翰林出身。夙能書。既顯貴而後。尤不忘臨帖之功。每晨必臨若干字。習以爲常。雖在軍中。不間斷也。又每日必焚香靜坐若干

時亦日日行之不間斷。嘗謂人曰。苟能終身行此二事。則心氣和平。精神完足。治國平天下之道。不待外求矣。

論圍棋之卓見

公又好圍棋。當時相習成風。如李胡彭左諸公。無不好此。然諸人之中。文正之技最劣。蓋文正處處平穩。不肯走一險著。他人輒以奇制勝。文正往往爲所敗也。時人好以棋喻兵。文正獨不謂然。文正嘗曰。棋死物也。著棋者。敵與我二人而已。故易測。兵活物也。用兵者。我與敵之主將而外。更有敵之裨將多人。更有我之裨將多人。更各有士卒多人。人各一心。變化莫測。一旦禍起。倒戈相向者。

有之。互相牽制者有之。士不用命者有之。瞬息萬變。豈可以常理測度。故用兵之事。比之著棋。難千倍矣。是時胡左諸公。方以善奕傲文正。及聞文正此言。乃恍然若失。

### 西后評文正之言

清西太后評論中興功臣。獨許文正爲漢之諸葛。唐之房杜。又謂他人出奇制勝。均不免係僥倖成功。惟曾國藩用兵。以穩重爲主。進則可以取勝。退亦不至一敗塗地。貌若平易。實爲穩健。西后又言。曾國藩用兵。非得力於兵法。乃得力於道學。蓋惟能治身者。乃善治兵也。按中興功臣。屈指若干人。而聲明卓越。文正獨出諸人。

之上。誠非無故也。

患惡瘡

文正中年。曾患惡瘡。絕如楊梅。然文正不自知其似楊梅也。命醫生診之。醫斷爲楊梅。而不敢言。但施以治楊梅之藥。數日。益甚。更命他醫察之。醫固名手。驚曰。公爲前醫所誤矣。此濕熱也。彼乃視爲楊梅瘡耶。亟下以清熱除濕之藥。不旬日。瘡結痂矣。又數日。全愈矣。文正謂該名醫曰。微君之藥。名幾被不白之冤矣。醫曰。亦無怪前醫之誤會也。乃公疾酷似楊梅耳。使余不知公。或此疾患在他人。吾亦難保其不誤會也。厥後公之友輩。猶以患楊梅謔公云。

## 早起之習慣

文正生平不肯遲起。蓋自幼而已然。方十餘歲時。讀書鄉間。嚴立課程。限定黎明而起。然往往曉睡未足。不知紅日已三竿矣。公苦自克制。然終無法與睡魔爲敵。於是乃思得一策。以與之抵抗。於牀前置一銅盆。又以線繫秤錘。懸於銅盆之上。更點香一支。繫於線上。與線交叉作十字形。其香點至交叉處。則線斷錘落。銅盆鏗然作聲。公乃一驚而醒。每晨如是。行之一月。已成習慣。無聲自驚。不驚自醒。自此早起之習。至老不改。後輒與人言及。猶津津自道其往事云。按公在當時。中國尙無鐘表。故公用此法以警覺也。

不受苞苴之軼聞

文正方嚴。人所共知。惟其不受苞苴之軼事。人少知者。茲據文正幕友某君之言。記之於此。亦足以資談助也。一日大雪。夜方半。公方坐書房閱書。侍者以名刺進言。有客來拜。公曰。胡不卜晝而卜夜。侍者曰。彼知公日間事多。無暇見客。故以夜來也。公閱其名刺。爲黃姓。姑請與相見。黃姓者俯首而進。自稱湖南善化人。與公爲同鄉。本爲候補知府。今之來此。一則候公起居。一則求公提拔也。公徐徐問以所求。黃曰。但求一實缺足矣。公問何處爲善。黃曰。最好爲江蘇之蘇松二府也。言次。黃獻東珠十餘粒爲壽。其價值約

在七八萬金以上。公視之佯爲不識。問曰：此何物也？黃曰：東珠也。公問曰：然則何所用？黃知觸公忌。唯唯不敢置答。但伏地叩首而已。公從容曰：汝之才本有可用。是我所素知也。何自污如此？吾本欲揮汝於門外。姑原汝懷才不遇。不得已而出此。在汝別有苦衷。在當道亦失明鑑。吾今可成汝志。汝亦須盡力報効國家。然吾非受苞苴之人。汝亦不須懷此不祥之物也。言已。命人以巨錘將東珠十餘粒一一擊碎之。公乃取紅木小匣。錮藏其破珠。謂黃曰：他日苟有以受苞苴議我後者。我以此爲證也。言次。卽請黃出。黃大震恐不知所措。閱數日。尙無惡消息。心乃稍安。月餘。爭傳新放鬆。



江知府爲黃某矣。黃某至此始感公德。

又嘗有某宦以巨款求放湖廣某缺。央人說項。公謂其人曰。某君有此巨貲。歸江南（某江南人故云）作富家翁。豈不勝於奔走宦途十萬耶。須知做道員非享福之事也。其人強辯曰。某君亦欲爲國效力耳。公怫然曰。爲國效力。何事不可做。卽欲做官。何官不可做。今卽著某君爲四川某縣之典史。何如。其人無語。公大笑曰。君可謂笑罵由他好官自爲者矣。言時復攜其人手相與大笑。以示毫無芥蒂之意。其人亦大笑而別。公之度量寬宏。有如此者。

招石達開之投降

文正嘗作手書招太平軍名將石達開投降石氏不應作詩四首以報之。其書人多知之。其詩在今日亦傳誦人口也。殊不知當日尙有一段軼史。爲人所不及知者。今記之如下。時兩軍相持。各不相下。文正旣作招降之書。欲致之敵營。然而偵察極嚴。清兵之入。淋軍營者。苟被獲。必目爲細奸而置之死地。故曾氏之書不得達。於是公乃出重賞。募有能爲致此書者。賞銀若干。營中一小卒出而應募。公異而問之。小卒曰。吾非有他術。能入敵營。今敢出而應募者。欲乞公僞降耳。公苟以投降之僞書付吾。別以招降之眞書使我密藏之。吾乃可入洪營以進身矣。公怒曰。汝欲刦我作投降

書耶。一旦此書入汝手。汝以此爲證。謂我降賊。使朝廷奪我兵權。則賊反間之計成矣。吾甯使書不達。決不使汝往也。言已。卽揮人斬此卒。杜以後患。或謂此卒行反間之計。虛實未可知。公遽斬之。毋乃太過。殊不知當此千鈞一髮之際。稍一不慎。則後悔無窮。故甯可枉死一卒。而不欲誤大事也。其後曾氏此書。亦卒藉地人致於石氏。石氏覆書嚴拒之云。

又一說。當石氏未附洪軍以前。固與曾公相識。故曾公乃有投書之舉。當時兩軍相持。雖若勢不兩立。然密使往來。不絕於途。文正先窺石氏有降意。乃以書往。厥後石氏嚴拒之者。或國所議條約。

有不滿意耳。然當時文正與石氏來往之書。極爲秘密。已亦不留底稿。來書閱後。卽付諸一炬。故其事之真相。終不得而明也。

### 一笑退敵

曾公在軍中。確能與士卒同甘苦。故人効力死鬥。所向無前。一日在祈門。一兵患病。臥不能起。公親自慰問。並捧藥以進。病兵臥地上叩首而謝。公徐徐曰。毋爾。爾爲國效力。因而致病。吾之慰爾。非爲爾也。爲朝廷也。病兵聞之。感哭。公亦哭。滿營皆哭。公忽大笑曰。善哉善哉。有兵如此。賊不足平矣。言已復放聲大笑。滿營和之。聲如雷動。明日偵者報者。敵兵退去六十里而外。然亦莫明其故。

久之始知敵兵之退。實非無故。蓋當滿營。哭笑之時。敵之偵探。適在營外。歸而以此報告其主將。主將聞之。懼而逃也。

### 赤兔馬

公治軍時。畜一異馬。徧身赤毛。識者知爲赤兔馬也。然公殊不以爲異。蓋以赤兔馬之名。出於稗官小說。一按赤兔追風馬。關雲長所騎也。出三國演義。公殊不欲以此等譚言。以自附於古人也。因特名之曰棗子馬。以其色如爛熟之棗子也。然其馬確爲神品。日行三百里。不露喘息之態。一日食能五日饑。更忠於主人。他人輒不能近其身。此猶其餘事也。最奇者。臨敵能預知勝負。將勝則

任意狂奔。直前不懼。將敗則畏縮不前。屢試屢驗。一無所爽。厥後公乃以馬之進退卜勝負焉。後其馬生十九年而死。死後公築塚葬之。名爲忠馬墓云。

### 與李壬叔談算學

鄺甯李善蘭。字壬叔。咸同間以善算名於海內。嘗因容純甫之介紹。以見文正。文正與談算術。略謂泰西之法。均爲中國所有。不過中國無人研究。遂至滅沒耳。言時復歷引九章四元之法爲證。壬叔不能難也。最後又言外國筆算。不及中國珠算之便。且一遲一速。判若天淵。壬叔不服。與公相爭。公乃設巨數。命壬叔以筆算計。

之已則以珠算與定勝負。相約先成者勝。公乃運指如飛。片刻已求得答數。而壬叔猶未成一半也。然壬叔甚狡。見公將成。故意將已紙上所畫之號碼。以墨點塗污數字。不能辨認。佯驚曰。噫。吾敗矣。然而天也。非戰之罪也。亟以紙示文正。文正亦爲歎息不置。絕不知受壬叔之愚也。於是復約重計一數。乃由壬叔出題。壬叔則已預計答數。默記於心。至演算時。隨意點畫於紙上。卽將答數言出。而文正計算未畢也。片刻文正算畢。結果與壬叔相同。文正乃大歎異。殊不知壬叔所演出之數。乃先時所預備者也。至是文正極力推許壬叔。而壬叔聲名更十倍於前矣。

三十年之馬褂

公秉性節儉。平時不衣帛。當三十初度時。曾製天青緞馬褂一件。家居不輕著。惟遇慶賀及新年一著之。其衣藏之三十年。猶如新也。公嘗戲謂人曰。古語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視之。衣亦不如故也。君試視今日之衣料。有如當年之佳者乎。聞者傳爲美談云。

捕鼠之趣談

公平生所作函札。均留底稿。卽於家書亦然。每書必有一稿。無或缺漏。嘗因卷帙過多。以木皮藏之。置於僻室。不意爲鼠所嚙。公一



日發見。大怒。立令人購貓數隻。盡捕殺室中之鼠。乃已。事後頗自悔。語人曰。吾不應愛惜一己之手筆。而傷無數之性命也。乃作吊鼠文。以自懺。然其文不傳於世。或公以爲游戲之作。不以示人歟。

飲食之異

公生平不食牛肉。蓋猶有迷信之習。或謂公嘗夢黃衣老人。被一麻面之人所縛。老人長揖向公求救。公不知是何朕兆。明日有賣牛肉者。至其門。其人之狀貌。酷類夢中之人。公乃恍然有悟。知黃衣老人。乃卽牛也。然此時已解救無及矣。於是相戒不食牛。並以此勸親友。

公初喜食蛤。而產於洞庭湖者。尤其所嗜。一日舟過洞庭。親見漁人捕蛤之狀。忽然有感。厥後見蛤輒作嘔。亦不自知其何故也。公喜食魚蝦之屬。凡食魚蝦者。必加醋一匙。久之漸成習慣。遂有嗜醋之癖。朋儕舉此與公相謔。公但一笑應之。不置可否也。公每食只蔬菜一品。決不多設。雖身爲將相。而自奉之嗇。無殊寒素。時人以其每食只菜一品。因呼爲一品宰相云。

### 少年奇夢

公少年嘗夢游五岳。既而自東岳歸來。行至泰安道中。忽遇大風雨。雷電交作。烏雲密布。對面不見人。忽見雲中有兩龍相鬥。久之。

勝負未決。公佈甚。乃長嘯以自振其膽。兩龍聞嘯聲。各趨至公前。俯首不復動。其時一龍已傷。鱗甲披靡。血肉狼藉。公惻然憫之。以手撫其傷處。隨撫隨愈。而是時忽爾驚醒。方知是夢。而夢中形景。猶歷歷在目前也。然當時未知是何朕兆。久之亦已忘其事矣。厥後洪楊之役。清社幾覆。當時兩姓之爭。卽與夢中龍鬥相應。公以手撫傷龍。旋撫旋愈。則卽出死力以衛清廷。清廷得以中興也。然而中興之功。雖在文正。然專制之世。文正殊不敢以功自居。故此夢亦不敢輕以語人。恐觸清廷之怒也。

公嘗蓄一寶劍。色青而古。以手捫之。鈍而無鋒。然苟以玉石相試。則削之如泥。懸之壁上。每夜必鳴。其聲鏗然而長。尤奇者。能與鷄鳴相應。劍一鳴。則四野鷄聲相和。苟非至其時。劍亦決不鳴也。文正生平不信神怪之說。然於是劍。乃親見之。竟不能置一議論。但視爲寶物而已。或曰。晉人聞鷄起舞。其所用卽此劍也。故千百年後。仍能與鷄聲相應。此則未免爲誤會之談。宜乎爲文正所不取矣。

### 大珊瑚樹

相傳金陵旣克。洪氏宮中所聚珍寶。間有移入曾宅者。其中有珊

瑚樹兩株。尤爲至寶。樹高五六尺。枝柯交出。其大盈圍。其紅如血。乃廣州某富翁貢獻於洪秀全者也。秀全旣亡。此樹乃入曾宅。文正必欲碎之。曰。此禍水也。焉用之。然家人甚惜之。文正卒不徇其請云。

克己之功

公少讀論語。至克己復禮爲仁一語。深服其言。書諸座右。日必三復。厥後用兵執政。時時不忘此言。嘗自謂人曰。吾生平得力。只在克己二字。非特束身已也。卽治國平天下。何莫非此二字之力。卽至用兵。亦如是也。或疑而問之曰。用兵而曰克己。此何說也。豈非

較諸宋襄之仁。尤不如耶。文正曰。否。非此之謂也。所謂克己者。乃對於士卒而言。非對於敵人而言也。孫吳諸子所言。其對士卒。無往非以克己爲訓。安見其爲宋襄之仁耶。問者之疑。乃釋。始知克己之功力偉大。而非如文正其人。亦莫能行此言也。

### 痛惡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一書。多言戰伐之事。又淺顯易讀。且饒有趣味。凡將兵者。多喜讀之。文正獨不以爲然。初文正但讀正史。不讀小說。偶聞人言三國演義之佳。乃亟購而讀之。閱未半。卽拋去。曰。儉夫所讀書。安足以入吾目。彼寫曹孟德。亦未免形容過甚。吾恐孟德雖奸。

亦不至於此極也。至於孔明借東風等事。尤爲荒謬無稽。此等書藉。誤人不淺。使得秦火而燒之。亦未始非一快事也。

待僕役之忠厚

公性仁慈。待僕尤爲忠厚。嘗有老僕誤傷公所愛馬。他僕以告公。意公必有以懲此僕也。公聞言問狀。乃徐徐轉詢曰。馬貴乎。抑人貴乎。昔者廐焚。孔子但問傷人乎。而不問馬。今又安得以馬而罪人哉。然刁僕以公可欺。又往往故竊公物。公雖知而不問。但閱時既久。必遇事提及。使其人聞而自愧。初猶爲僕役所笑。久之。乃漸被感化。無復有前此欺公之事矣。公嘗語人曰。孔子云。惟女子與

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勝。遠之則怨。豈不然哉。然吾甯使彼輩欺我。我不能容彼輩假我之勢以欺人也。其忠厚如此。

### 空城計

文正用兵。主穩重。不走險著。而談兵尤不取奇計。嘗觀戲。見所演爲空城計。文正笑謂同儕曰。吾知諸葛公必不出此也。幸而敵中其計。遂爲後世所稱。設不幸而敵不中其計。又將若何。諸葛老成謀國。乃出此乎。聞者笑曰。此乃戲也。何足深責。公曰。戲亦宜本之正史。安得杜撰。以至如此荒謬耶。公又嘗論千古知兵者。諸葛公一人而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已足爲人臣表率。觀其出師二



表忠孝之心。溢於言外。且純然以忠義行軍。何後世以詭計陰謀無稽之談。以污公耶。

松煙墨

公臨帖必用松煙墨。然松煙十分。必參以油煙一二分。蓋松煙取其黑。油煙取其潤澤。又公作書必自研墨。雖作大字亦然。絕不假手於婢僕。嘗云。墨非細心緩研。必不能有光彩。且吾之親自研墨。非特求其色澤之佳。亦所以習勤勞。蓋亦陶侃運甓之意也。

集外遺詩

公嘗爲彭雪岑書扇。并自作七絕兩首。此二詩公之全集不載。今

爲錄之如左。當年幻景付蟲沙。百戰歸來績敢誇。若問老臣何所志。但求忠孝答皇家。兩鬢蕭蕭白似銀。風霜面上有憂痕。莫言老朽渾無用。曾是干戈百戰身。（按此詩淺率，決非公作）

### 力拒西醫

同治庚午。公辦理天津教案。頗爲棘手。因憂病目。醫治罔效。有英人里克氏者。薦一西醫至。公拒之。謂左右曰。中醫善治內病。西醫善治外病。今吾目之病。雖發於外。而伏於內。不可以藥石治也。中醫試之多人。均無效。遑論西醫乎。左右亦知其憂勞致疾也。勸其節憂自衛。公慨然歎曰。國事如此。正人臣鞠躬盡瘁之時。苟有補

於家國大事。殺身可也。區區目疾。又何足慮。里克薦醫於公。而爲公所拒。心大不悅。謂公之懷疑也。後其事爲公所聞。公曰。是烏乎可。卽命人請里氏及醫生至。親自曉其拒醫之由。里克氏乃釋然。

曾倭相忌

曾文正初官京師。與倭文端相友善。朝夕講學。過從甚密。及洪楊事起。文正以在藉侍郎。倡練鄉兵。朝臣多善其說。倭文端獨深忌之。揚言曾某所爲甚非國家之福。聞者頗爲所動。而文正聞之。夷然不介意。謂人曰。倭某爲我舊友。人所共知。倘彼譽我。我方引以爲懼。彼之毀我。必別有所挾。路人皆知。聖上明察。必不被其欺。

愚也。厥後果不出文正所料。文端之謠言久而自息。而文正之大業卒以告成。

### 命名之由

文正日記中有二語曰。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二語人多知之。殊不知文正取字滌生亦卽本此二語之意。滌者洗滌舊污之意。生者更生之意。公至二十後始字滌生也。公所用小印鐫滌生二字。每日必自洗滌其印泥。且自語曰。印章一日不洗。且爲印泥所沒。况人心乎。公之朝夕自惕。有如此者。

### 生日之異

世傳公爲神龍轉世。本有爲天子之望。只以修鍊未到圓滿。故降一等耳。然此乃日者無稽之言。不足深信也。公生之晨。大霧已而霧散。煙收。天氣晴朗。時已辰刻。而公生矣。自後每年是日。必大霧。數十年無或稍爽。直至公卒後。乃無人留意及此也。

遇騙奇聞

公在京時。頗以好士見稱。一日有人投刺來謁。公視其名刺。爲楊國棟。公不識其爲何許人。姑與相見。楊自稱湖南桃源縣人。公之同鄉也。然公聞其言。殊不類湘音。是時楊已有所覺。卽先自言。先世經商於浙省。已卽產於浙。故不能作鄉音也。公聞言。乃不復疑。

稍與問答。楊乃自述其求見之忱。自言幼究程朱之學。苦乏名師。乃不遠千里。負笈而來。願依公爲弟子也。公先謙讓。既乃與談學問之道。楊曰。程朱之學。二字盡之。無欺而已矣。不欺人。尤貴不欺己。今人不欺人者。千不得一。不欺己者。萬不得一也。卽某亦何能自免。蓋某知之二十年。試行之十年。而終不能做到。故千里而求教於公也。公聞言。爲之大喜。卽語楊曰。足下功夫。猶未做到。蓋知而不能行。非真知也。苟能一旦真知。自然能行。此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也。楊聞言。大折服。伏拜於地曰。公之一言。眞藥石也。公乃復與縱談。朱陸異同。及陽明學派之利害。言皆中肯。公益喜。卽留楊

居門下。徧揚譽於朋儕。而楊落落殊不介意。嘗謂公曰。吾之來此。爲求學而來。非爲求名而來也。故有來見者。楊多拒而不見。或見之。亦不答拜。公益奇其爲人。居府中約三月。一旦忽不辭而別。徧覓無蹤。公深奇之。而猶不知其爲騙子也。一日。與數人游琉璃廠。於市肆見有古玩數具。字畫數幅。一一識爲己物。大驚。問其所從來。肆主人曰。以三千金購自劉某者也。公益異之。細問劉某狀貌。肆主一一以對。則知所謂劉某者。卽曾公之客。自稱爲楊國棟者也。公問劉居何所。肆主人曰。居西河沿連昇店。公卽命人往跡之。則云果有人。其已於前日往江南矣。公乃恍然曰。然則楊國棟其

爲賊乎。聞者相與大笑。公乃亟備三千金贖原物歸。至家中細檢其匣。又見原物一一俱在。益懷疑不釋。子細審視。始覺贖來之諸物與原物微有差別。乃係贗鼎。於是則向之所謂被楊國棟騙者。今乃一變而被肆主人騙矣。亟往追該肆。而頃刻之間。該肆已不知遷移何所。公乃悵然若失意。必肆主先使人偵得公家所藏各物。乃一一仿造之。以待善價而沽。適楊國棟不辭而別。亦爲肆主人所聞。故肆主人特設此計。故懸其畫。以誘公觀。因而嫁偷竊之名於楊。而已則坐收其利也。至於連昇店亦與肆主人狼狽爲奸。故公竟墮其術中而不自知。至於楊國棟不辭而別。亦自有故。其



初公尙不知。久乃知之。蓋國棟係有心疾者。其初講程朱學。故所談多有研究之言。厥後患狂疾。故舉止多不倫不類。其自曾府而出。乃因一旦與文正論詩。意見不合。文正不置可否。楊乃於明日拂衣而去。以自鳴其高。然在文正猶未之知也。楊輒爲人自言如此。轉輾聞於文正。文正亦不禁笑曰。吾幾以賊視狂士矣。仍命人訪以道歉。忱然。楊之蹤跡無定。後亦卒不得知其所在。或曰。楊本贛之南昌人。性柳。字子賢。其謁文正。自言姓楊。名國棟者。託名也。又言柳子賢。後住焦山爲僧。然亦未知其確否。總之。柳子賢士之常態。不足爲奇。而骨董鬼狡獪之技倆。乃無奇不有而已。

公一日遊金山寺。僧出迎。鬚髮飄然。狀貌奇古。自言與公爲舊友。公陡然不能記憶。沈吟良久。乃問其俗家姓氏。僧自云姓某名某。公聞之。嘿然不能置語。蓋某某確有其人。然十年不通音問。其人今已死矣。何得在此爲僧。然而舊雨相逢。其樂何如。公問其出家之由。僧但笑而不答。曰。今夕只可談風月。何必問他做甚。公聞言亦不復問。唯相與談山水風景而已。臨別求公書聯以作紀念。公揮筆書一聯贈之。其聯爲公所撰。亦釋家語也。書畢乞公書欸。其欸蓮峯兩字。且乞於其稱呼。稱仁兄而不稱上人。公大疑。僧曰。此中別有妙諦。公勿問也。公唯唯。竟如其言。書畢珍重而別。久之。

公亦忘其事矣。一日有人忽問公曰。揚州某富商家所懸之聯。非公之手筆耶。下款爲尊名。字跡亦確爲出公手。唯語氣乃類贈方外人者。而上款又稱仁兄。不倫不類。殊令人莫解也。公初聞之。猶不知所謂。姑問其款。其人爲蓮峯。公乃恍然悟曰。噫。此吾五年前在焦山爲和尚所書者也。何得懸某富翁壁。乃細問其始末。公始一一告之。其人拊掌笑曰。公被和尚騙矣。蓋富翁必係慕公名。求公書而不可得者。故轉託之於和尚也。和尚亦不敢徑求公書。故又冒爲公友。故公詰其出家之由。彼皆託辭不答也。至於其聯爲贈釋家之語。不應懸於富翁之壁。則僧與富翁皆不得而知。但得

上款爲蓮峯仁兄。下款爲公之尊名。則富翁之意已足。而和尚已坐收其酬矣。狡哉僧也。公聞之。猶疑信參半。後特命人至某富翁家視其聯不誤。乃信。蓋公以忠厚待人。不知小人之奸計多端也。

### 論詩名言

公講理學。論詩多取平和冲淡之作。而尤崇拜淵明。嘗謂淵明而後作者。於唐得四人。摩詰浩然蘇州柳州是也。於宋得四人。廬陵東坡放翁和靖是也。八人皆淵明。而人得其一偏。惟淵明能集大成。故後生學詩。當以淵明爲主。淵明之詩。能陶養性情。變化氣質。其爲用與理學相表裏。

又云。太白才過於學。工部學過於才。白居易詩雖近俗。然自有可取之處。蓋猶有國風之遺音也。

王壬秋之詩

王壬秋先生。初以詩謁曾文正。文正一見大異之。許爲六朝遺音。並力勸壬秋專工古體。盡刪近體。不作。壬秋唯唯從命。故壬秋集中。除五律而外。近體不可見也。蓋遵曾公之命而然。壬秋嘗云。曾公教我不作近體。而我未能刪除五律。有負師言。寸心自覺慚愧云云。

張真人之辰州符

同治十一年。公病篤時。有張真人。自言能以辰州符治病。延而見之。最見公於病榻。相與晤談數語。最言病在肝。而其致病之由。則在少壯時。用心過度。耗血過多。以致血不養肝。一刻不得血。養則枯燥。枯燥則小病。其現於外者。目疾是也。枯燥既久。則剝蝕。剝蝕則大病。其現於外者。頭目昏眩。眼花。精神恍惚。心跳等病是也。醫之之法。必先易肝。次而補血。人問易肝。亦如西醫之所爲乎。最曰不然。但恃符籙可耳。友人勸其試行之。公堅不可。曰。吾寧死不爲異端惑也。治之不效。徒貽笑柄。即使治之而效。則吾乃假妖術以偷生。亦何面目復居人間乎。卒拒張真人之符而不納。未幾。

公卽故。

自責之言

公歿於同治十一年二月。歿之前數歲。猶作日記。未嘗少輟。且時時有自責之言。附記于日記之下。如曰。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久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通籍三十餘年。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信。老大徒傷。不勝悚惶慙赧。又曰。昔道光二十六七年間。每思作詩文。則身上癩疾大伴。徹夜不能成寐。近年或欲作文。亦覺中心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暈目疾肝風等症。皆心肝血虛之所致也。不能盡

先朝露。速歸于盡。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應盡之職事。苟活人間。惶悚何極。噫。讀此數言。可以知文正自責之嚴矣。

### 吸黃煙之癖

當紙煙未輸入中國時。中國盛行黃煙。人多喜吸之。雖其費比之紙煙。可省十倍。然在當時人。亦無不視爲嗜好之品。公少時亦有此癖。每日必吸旱煙十餘筒。逢作文字。尤非吸煙不能成篇。然深自懊悔。極力禁戒。其初戒之日。適值書院會課之期。公每構思秉筆。輒覺心中如有所失。精神恍惚。文思不屬。平時每日可以成文一篇（指八股文）是日日已停午。方作起講未畢也。公憤然曰。吾



甯使吾文錄取低十名。決不復吸黃煙也。果因煙癮未過。文思不佳。勉強成篇。此次竟被棄而不取。公亦自喜曰。吾文雖未錄取。而吾之奇癖却已克除。吾心甚喜。自此公乃不復吸黃煙。久之。益覺頭痛。思吸殊甚。然公仍力制之。約閱三月。始能安居如初。卽遇作文。亦不復如前矣。

評論石印書籍之卓見

當石印書籍之法。初入中國之時。中國人見所未見。無不齊聲稱爲奇事。有識者則謂爲有益於士人不淺。蓋石印之法行。則購書易也。公見之。獨不悅曰。使他日書籍至于不堪讀者。其必爲石印

乎。蓋石印之法既便。則印書之人必多。印書之人多。則校讎益不  
精審。魯魚亥豕。必致觸目皆是。且價值又廉。則凡稍知執筆者均  
有著作。出而問世。魚目混珠。學者莫辨。則其得書也似易而實難。  
有此兩原因。則必使天下之書。至於不堪讀也。或曰。古者無刻本。  
士人讀書。苦不易得。既有刻本。學者稱便。今日有石印。不更便耶。  
公曰。非也。得書益便。則讀書益不用心。讀書苟不用心。不患難得  
書。讀書不肯用心。則雖多得書。又何益哉。聞者乃服。公言。按公之  
此言。一若爲今日印刷界而發者。而公在當時能見及之。其見解  
誠有過於常人者矣。

古爐之異

公平日必靜坐若干時。當日無鐘表。故其靜坐也。以焚香爲度。所謂一炷香兩炷香是也。公焚香所用爐。其形其質均極古雅。識者謂爲西漢時物。然亦莫可深考。惟有一異事。卽每屆一炷香焚完。則香灰落于爐中。爐必鏗然有聲。蓋公之靜坐。往往閉目。其香完時。亦不自見。輒被其聲驚而覺也。故公乃深以爲異。稱爲寶鼎云。

俠客許蔭秋

公禦太平軍。次於徽州。有俠客許蔭秋求見。公責而遣之。去。初。公方在營中晚飯。守營之兵。忽報獲得間諜。公命拘其人入。親自鞫。

之。其人軒昂男子也。年約四十許。兩鬢已微白。而精神矍鑠。過于少年。面部微黑。而瘦削特甚。似飽經風霜者。兩目灼灼有光。臂堅如鐵。兩三人欲反翦其手。而卒不可得。反加似鐵鍊于頭上而已。公見之。問其來此何爲。其人自稱許蔭秋。皖中之俠客也。聞公長者。故來求見耳。公曰。旣爲俠客。何不努力殺賊。爲鄉里衛。乃欲依人以成功名耶。許蔭秋曰。不然。手無寸鐵。不能集事。今日之來。亦非妄求功名。不過一見吾公。以爲快耳。公曰。若然。則君已見我。君之願償矣。可以去。毋問我事也。許見拒。因怒曰。吾聞公好士。故有意而來。今乃行事適相反耶。公曰。吾誠好士。然士多讀儒書。未聞

以俠客自命。而足稱士者。許無言。公復責之曰。吾知汝爲無賴之流也。尙得假俠客之名。以欺我乎。卽命人揮之去。或諫公曰。此人貌非尋常。公旣不能用。不如殺之。公曰。無恐。吾觀其人。貌強崛而神宇鄙陋。決非奇士。吾旣不能用之。又何必殺之。倘其足以當吾一殺。吾卽以上賓待之矣。或問何以知其無能爲。公曰。吾觀其進身之初而知之矣。果爲奇士。何由不可自見。而必僞爲間諜者流。被營兵所獲。因而見我乎。此種奇辱而能忍受。吾是以知其不奇也。且今日需才孔急。天下之奇士不在我軍幕中。卽爲賊軍延去。安有久居草野。無人聞知。乃至效毛遂之自荐乎。厥後許蔭秋自

出公營。亦竟不知所往。或謂已改姓名投太平軍。或謂許實鄉里無賴之流。但略知書。最喜戰國策。胸中所貯。多戰國諸侯卑禮下士之事。及策士合縱連橫之計。故亦試行之。實則迂腐鄙陋。誠如曾公所逆料者耳。

### 釋放刺客

公在江西時。每日必供魚。是時與敵相持。久不下。公甚憂之。乃欲齋戒禱于天。以祈勝利。顧雖有是心。而茹素之令。猶未發下。故是日午膳。厨人仍以魚進。然公則決意自即日起。卽不茹葷。乃命侍僕將魚撤去。並戒營中人均不可食。然侍僕不奉公令。陽諾而陰

違之。此魚遂果被腹。未幾。喧傳某僕中暴疾死矣。公往視之。察其狀。知爲中毒而死者。細詢他僕。則知此僕方竊魚而食也。公乃大悟。知魚中有毒。乃有人行刺矣。卽戒衆人勿譁。鎮靜如常。但陰使人監視厨人。不使脫。亦不向之問罪。但徐觀其變。公則仍命將魚盤收置已室。僞爲已已食盡之狀。頃之。見偵厨人者來報。言厨人見公食魚且盡。面有得色。旋欲託故他出。吾等（偵者自稱）力阻之。厨人若不自安。又私向人問公無恙否。神色倉皇。必行刺無疑矣。公曰。試命之來。已而厨人至。公曰。今日之魚。烹調良佳。出銀十兩賞之。縱之去。絕不加罪。厨人如在夢中。不知公果未食耶。何以

言其味佳。果已食耶。何以不死。心中惴惴不自安。然見公不加罪。亦良慰。廚人既退。乘守者不備。乃逸。或問公曰。彼行刺之人。公不殺之何也。公曰。吾欲縱之。使敵人知吾之不死。乃天佑也。吾故僞爲已食魚而不死。不更較不食爲奇異耶。敵人聞此。必謂天之佑我。毒亦無害。自此吾之威乃可懾敵。而敵之膽已先破矣。殺一腐鼠何益。不特無益。且徒以損己之威嚴也。聞者大服。公言。廚人逸去。果以所事報敵。敵人聞者。均謂公有天佑。勇氣銳減。不數日。或來歸降。公知可戰。乃鼓勵士卒。與敵挑戰。交鋒。敵兵尤多倒戈者。遂大獲勝。而公自此亦感天佑。乃齋戒三月。以答天心云。



### 用兵重地理

公論用兵。首重地理。嘗謂用兵而不知地理。是猶盲人瞎馬。夜半臨池。未有不敗且亡者也。故公之行軍行也。每至一處。必先搜其縣之縣志而披閱之。又多雇鄉人爲之鄉導。公暇輒親與問答。該地之風土人情。山川險要。至夜深不倦。常因鄉人操土音。語言格格不通。公頗苦之。又往往覓人作傳譯。或勸公稍節勞。公曰。此非親自問之。不能得其真形也。

公幕中常有精于地理之士數輩。日夕與公相晤。公之攻守計劃。該地理之士。輒參預其間。幕中四壁所懸皆地圖也。而以古今歷

史戰蹟。尤爲明瞭。每對客掀髯而談。滔滔不絕。聞者皆服其卓見。公喜圍棋。又嘗自製棋局。先以朱筆畫地圖。地于素紙後。然以墨加黑格。作棋盤形。每以此棋局與人對奕。輒以黑子比洪軍。以白子自比。每至黑子獲勝。則痛哭流涕。或至怒罵。厥後人咸不敢執黑子。公問之。人皆對曰。吾雖不肖。何甘爲盜賊。公乃大悅。然自此無人對奕。乃竟廢此棋盤而不用。其後公嘗語人曰。此種棋盤。確可助人知地理。惜乎爲長毛（指洪楊）所累。遂至不能通行於世。甚可惜也。按此棋局。確爲至妙。法于所黑子比洪楊。又別是一事。今人誠可仿公之法。而製此棋局也。

公又嘗自製地圖。但以墨線作山川湖海之形。而不加一字于其上。於緊要處。則以「川」×等號以記之。如此者約計十餘幅。當時見者不識。或竟疑爲左道。識者則曰。此乃地圖。公自製以備習練者也。故不加字。或曰。此爲行軍所用秘密地圖。不敢加字。恐被外人知也。此言亦近理。後洪楊之役。既平。公乃將此等地圖付之一炬。曰。今日天下太平。無須用此也。按公之此圖。卽今日所謂暗射地圖也。不意公乃先自發明之。

公讀地理之書。於府縣州志而外。尤喜搜羅私人游記。嘗謂游記所載。往往爲志書所不及。故欲詳知其地之人情風俗。多讀游記。

獲益匪淺。且游記之文。往往亦有佳者。可當古文讀。是誠一舉兩得之法也。

### 愛松說

公少年時。嘗作愛松說。蓋仿周敦頤愛蓮而作也。其文既不載於全集。且亦未見於他書。久已散佚。已但存其名而已。傳聞公之此文。其中多不有滿於周敦頤處。謂蓮花終是凡艷云云。少時頗自喜。既而悔之。遂自毀其文。故不傳於世。惜哉。

### 講性理重實行

公講性理。重實行。而不重空言。嘗謂家人曰。言而不行。不如不言。

孔子遺書。乃孔子弟子所記錄。而非孔子自記。今人講性理。欲自託於孔子之門。強加注釋。自謂崇尚孔子。實欲自揚其名耳。孔子有知。必不許也。又嘗曰。設使後世人人能學孔子。則孔氏之書。即使不傳。亦無不可。設人人誦孔氏之書。而爲盜跖之行。則雖誦。又何益哉。

公又嘗謂朋輩曰。聖人之道。最爲平常。今人視爲高遠。莫及者。誤也。或曰。聖人之道。最爲平常。何以聖人百世而不一出也。公曰。正惟其好高務遠。棄常道而不學。舍正路而不由。此其所以聖人不易見也。聞者乃服其言。

## 二不解

公嘗謂生平有二不解事。第一不解王羲之何以愛鵝。第二不解周敦頤何以愛蓮。（此可與愛艷說參觀）蓋鵝之爲物傲而俗。絕不宜於羲之之愛。蓮之爲物弱而艷。亦不宜於敦頤之愛也。或曰。公又有文力辨此二事。乃後人誤會。卽愛蓮一語。亦好事者假託。引證甚多。非空談者可比。惟此文今亦不傳。不知其何所據而力辯之也。

## 好讀邵康節詩

公好讀邵康節之擊壤集。嘗謂詩乃陶冶性情之物。宜淺顯不宜

艱深。邵康節之白話詩最爲得體。猶惜稍乏興味。過於枯窘耳。倘能以康節之體融於王孟李謝之間。則爲絕作。至於白香山。雖有佳處。誠不免過俗。過俗亦一弊也。

梅曾亮與吳樹敏

梅曾亮字伯元。上元人。其初乃皖之宣城人。吳樹敏字南屏。湘潭人。二人之文皆學桐城派。亦皆曾文正論文至友也。而南屏尤與文正爲同鄉。二人論文。南屏往往輕視伯言。伯言怒甚。語南屏曰。滌生湘潭人也。曾瓣香於惜抱望溪。吾原籍宣城。雅與桐城相近。論文者。仍推吾鄉爲故家耳。樹屏噤不能答。以此言告文正。文正

笑曰。伯言元不錯。卽宣城施愚山。亦吾所折服者也。樹屏大慚而退。

吳南屏初從塾師學爲八股文。卽清婉悠揚。偶爲文正所見。文正反覆諷誦。嘆曰。此子他日能紹吾業也。其能爲古文也。卽於其時文見之。因授以桐城派之文。且極力勉之。南屏感甚。益肆力于此道。三年學大成。文正又爲之揄揚。聲譽鵲起。南屏益感。故終身執弟子業於文正之門云。

梅伯言又嘗與吳南屏論文。梅稱史記。吳稱左傳。兩人爭論不決。乃議取決於文正。時暮秋。天方大雨。而二人去文正居約五六里。



許二人乃冒雨走謁文正。及至文正處。衣履均已沾濕。既入。則見文正方伏案圈點史記。梅卽問曰。公謂史記佳乎。文正曰。然。史記甚佳。百讀不厭也。吳方欲啓問。嚙嚙而語未出口。文正適以他客來見。卽匆匆出迎客。而留二人於書室。吳默然無言。氣沮神奪。梅則揚揚甚得意。謂吳曰。今日之爭。吾獲勝矣。更訕笑之。吳憤而不能言。方其來時。已冒風寒。加以心懷鬱塞。遂感寒疾。既歸。乃臥病。夜間寒熱大作。明日成瘧。凡病十餘日而未愈。文正使人問病。訪知其得病之由。笑謂之曰。噫。此吾之誤也。實則吾之好左傳過於好史記也。當時以南屏未問。吾正不及答耳。南屏既聞此言。霍然。

而愈。文正乃召二人而謂之曰。昔日杜詩可以愈瘡。今則左傳亦能愈瘡矣。傳之後世。甯非佳話。二人乃大笑而別。南屏嘗刻一小章。其文曰。瓣香盲左。後爲文正所見。勸其勿用。曰。君之文。瓣香盲左。人自能知之。何必囂囂然鳴於人前哉。南屏聞言。乃去此章而不用。其舊書籍曾鈐此章於書面者。亦均命人重爲裝訂。易其書面。其能從師言。勇於改過如此。

### 出獵遇狼

公雖置身兵間。然不嫻武術。所謂只善將將者是也。公暇輒率衆出外行獵。雖無所得。公亦欣然。公之言曰。吾之行獵。本不在得禽

獸。一則藉此以知山水之險要。二則藉此以勞動吾之肢體。不使其久而成惰也。一日行獵。與衆相失。遇一狼隨公而行。連發三矢。皆不中。公鞭馬疾馳。而狼亦疾馳。行半里。不與從者相遇。公大窘。忽憶衣襟間藏有叭叭。乃用以為號者。急出而吹之。從者聞聲。乃知公所在處。始覓得之。而公已為狼追及。狼且將上馬背矣。公猶未見從者之至。仍吹叭不已。已而北風起處。兩矢自林中飛來。適中狼首。狼乃倒臥於地。公得脫險。再觀矢所來處。乃見從者馳馬彎弓而至。乃相率罷獵而回。公自此每出獵。必令從者緊隨其後。而不使輕離一步矣。

一日又嘗騎馬山行爲狼所逼。公乃以懷中食物擲與之。且擲且行。狼且食且追。如此約行二里許。漸入村落。村人見狼逐人馬而行。乃呼嘯衆人持械而來。人多聲囂。狼畏甚。乃舍公而去。然村人猶不知公爲何人。後公出錢以勞衆人。並自言爲曾某。村人震驚。伏拜於地。公一一扶持之起。笑謂之曰。今日之事。公等乃救我之人也。我何敢受公等拜。是夕留宿村農家一夜。明日乃別去。村人至今猶指某家爲曾公宿處。誇耀於鄰村。引爲慶幸云。或曰是公在徽州時事。或曰是公在湖南時事。其說不一。茲不深考可也。

### 莫友芝之知遇

公幕中名士頗多。各擅一藝。公亦善於知人。善於用人。是故懷才之士。多樂歸之。而有一技一藝之長。亦自有以表見。如莫友芝以書法見知於公是也。友芝長於金石考據之學。尤工篆隸。然而性情乖僻。落落寡合。尤不屑趨附俗學。故恆落寞。曾公一日見其書法。極爲稱許。逢人說項。莫之名乃大著。後公復以禮羅致入幕。或有譖於公者曰。莫某不過能寫幾個字耳。此外固碌碌無所能也。公何禮重至此。公曰。卽能寫幾個字。已非易事。天下安得許多全才。但有一藝足稱。已可禮重。吾之重視莫某者。并不止此也。譖者赧然無語以答。公之愛才有如此者。

薛庸庵之知遇

無錫薛福成。字叔耘。庸庵其號也。清光緒時。曆聘歐洲。事業文章。彪炳一時。庸庵嘗自謂。一生學問。皆從曾公學來。蓋庸庵少時。亦嘗受曾公知遇。在曾幕日久。所以觀摩者深。故能得力於公也。庸庵既以師事公。而公亦厚許庸庵。嘗謂人曰。士貴知古。尤貴通今。今天下不乏知古之士。而乏通今之才。在吾幕者。惟純父叔耘二人而已。純父者。謂容閔也。公幕中不乏名士。而獨於容薛二人。許爲通今。可想其先見之明矣。

衛生遺聞

公不言衛生。而其所行。莫不暗合於衛生之道。則信乎賢者行事。信不可測。固不必襲取皮毛。自命爲通新學也。公飲食不求珍異。但取清潔。尤不喜食醬油。謂其味厚。易於敗胃。又不喜食辛辣。謂此等物皆非味之正。雖能適口於一時。因而增添食量。殊不知因此而增食。食益多。則益有損也。每食必有定時。過時逾量。雖飢勿爲也。飯後必食水果少許。自謂如此。則使口齒清刷。而精神亦助暢旺。此尤與今日衛生之言相合也。

公終日勤勞。不暇遊戲。惟一遇治事倦時。立即輟置。以舒暢其胸襟。恢復其精神。嘗謂精神用之過度。則必患神經麻木之病。一得

病無藥可療。故必於平日善養之。不使衰弱。則病不生也。公平時休養精神之法有二。一則散步。卽隨意閒行於山水清幽處。或樹林花木之下。或庭院空曠之地。一則觀覽古人名畫。蓋有時所居之地。去山水花木較遠。而庭院逼仄。不便散步。於是乃以觀覽名畫。以當舒散。其座右嘗懸名人山水數幅。一遇治事過勞。或閱書過多時。頓覺頭目昏眩。於是急行舍去。但注目於山水畫上。凝神息慮。片刻神與畫合。儼然如置於真山真水之間。其胸懷之愉快。不可言狀。公平生不作畫。然善鑑畫。其鑑畫之法。無他。卽謁之壁上。靜心體會。其佳者。則能使精神與畫境相合。否則雖一邱一壑。



望之逼肖。而一經凝神注視。輒覺畫自爲畫。我自爲我。兩者不能相合。公以此法。以鑑各畫。然後持詢品鑑之家。則或出名手。或爲後人僞託。絲毫無爽。公自謂此亦品鑒之一秘訣也云云。

公起居有定時。寒暑不易。臨睡之前。必略進食物。其物以柔軟清淡爲主。如雞卵如薄粥如蛋糕等物是也。謂略進食物。可以即使睡魔速臨。蓋上床而不寐。則萬念紛聚。爲善爲惡。雖不一其端。而足以傷神。則一也。故必使一臥卽睡。一醒卽興。庶幾合於養生之道也。催睡之術。亦至不一。莫如於未睡之先。略進柔軟食物。最爲有效云云。

公於睡前。又必以溫水濯足。行之既久。遂成習慣。苟一日不行。卽覺不適。蓋其行此。亦取其溫潤血脉。使之流通。血脉既流通。則身體適而睡易著也。

公室中多置盆花。四時更易。入其室者。恆覺清氣撲人眉宇。然大率取其香清而色淡者。以供陳列。如綠梅如菊是也。其他香氣過濃。及花色過艷者。概屏勿列。云人常聞濃郁之香氣。則能傷腦。常見濃烈之色。亦能傷目也。

公晚年喜臥外國鐵床。當時名之曰洋床。云公之喜此。非爲好奇矜異也。謂其帳較高。比之中國舊式床。更爲舒暢。且四周又無花

紋等物。以積塵垢。又能移動。床下有塵垢。不難移而掃之。非若中國床之難於移動。床下積塵數寸。亦無法以灑掃之也。

古硯之異

公家藏一古硯。色澤古雅。未詳爲何時物。其形天然作荷葉狀。不琢不凋。渾然完璞也。研墨凝滑有致。其尤異者。晴爽而雨潤。夏榮而冬枯。能隨天氣之陰晴及四時之更換。而變易其態。一若真荷葉也者。天雨則硯上自有水滴如露珠。以之研墨。不須另注水。而色澤光潤。過於尋常。厥後此硯忽然失去。不知所往。公亦不追。蓋公之得此硯也。乃無意中得之。初不視爲奇特也。公旣失硯。故亦

不向人言及。久之人且無知公有是硯者矣。此未始非硯之不幸也。

### 中庸爲處世立身之道

公雖以功業名。以文章名。而其一生得力處。則在性理之學。且功業文章。亦皆自理學來也。公嘗謂聖人之道無他。不過二字。二字者中庸是也。人之立身處世。不患不及。而患太過。過與不及。其害一也。故聖人教人以中。人之行事。患在好奇。好奇則不經。不經斯爲怪。故聖人教人以庸。人謂聖人之道。高深幽遠。不可幾及。殊不知其道乃至平易。乃至尋常。世人舍近而求遠。舍易而求難。無怪

乎日誦聖賢之書而去聖愈遠也。卽如中庸二字。看極平淡。殊不知欲實在做到。確非易事。或又視至迂闊而不屑行。如此者乃妄人也。安可與言聖人之道哉。按公之此言。簡明透徹。治性理學者。當奉爲圭臬也。

習八段錦與散步

八段錦者。中國拳術家所行之一種技術也。然非拳術家。效而習之。亦能却病強身。其術凡八節。簡而易行。故名爲八段錦。公亦嘗習此。視爲流通血脉。勞動筋骨之事。嘗謂習八段錦與散步二事。苟能行之不輟。習之有節。則必能使百病不生云云。又謂習八段

錦一次散步半里。可抵得服參燕一盃也。卽此二事。可見公之重於運動身軀矣。

### 治家勤儉之美談

公治家一以勤儉爲主。嘗手書一聯懸之廳上。其文曰。惜食惜衣。不惟惜財兼惜福。求名求利須知求已勝求人。其教子弟也。以朱子治家格言爲必讀之書。大抵治家勤儉之法。無一非取法乎朱子格言也。

公嘗曰。子弟不可不讀書。尤不可不習世故。不讀書者必愚。不習世故者。不愚而愚也。所謂世故者。無他。內而家庭灑掃。以及柴米

瑣屑之事。外而親友酬酢之道。進退應對之節。是也。而公於親友酬酢。尤力戒奢侈。嘗曰。聖人所謂禮。與其奢也。寧儉。又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可見有真意存乎其間。則儉也無妨。無真意存乎其間。雖玉帛不得謂之禮也。公又嘗曰。人貴能聚財。尤貴能守財。更貴能散財。金銀到手。任意揮霍。而絕不慮後患者。是謂不知聚財。不知聚者必貧。貧之甚者。必爲盜賊爲乞丐。死守金錢。以予子孫。而不知教之。誨之。則其子孫不能永享此金錢。是謂不知守財。不知守財。子孫終必爲破家之浪子。能聚能守。而但知用之於一身一家。不知用之於天下國家。如此則國家又何貴乎。有此等富

翁哉。按此言可謂名論。

公又云。每日勤勞六七時。積之十年。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今愚者柔者滿天下。而不可教導。殊不知其所以然者。乃由於每日之虛度。有限光陰而來也。苟能慎之於始。此一刻光陰。不使輕輕放過。則十年之後。人但見其明而強。無不敬而畏之。則學者又何憚而不爲此哉。

公之治家。如治國然。先將家事分爲幾部。每各派一人以掌之。使管領僕役若干人。卽以全權與之。其所管僕役有過誤處。惟掌管人是問。然雖部署攸分。大柄仍公自操之。每閱若干時期。必更訂



章程一次。其不善者改之。善者仍之。他人盡照此章程行事。章程之外。公亦不輕發一命。命。章程非屆應改之時。亦必不改。嘗謂天下事之紛擾者。莫患上之人朝令夕更。蓋一令既頒。下之人方奉行維謹。然往往行之成效未見。或且方在籌備未嘗實行。而上之人又新出一令。則前之初行及籌備之功。盡歸無用。事之足以紛亂人心。且使之灰心短氣者。莫如是之甚也。故治國者。首當以此爲戒。至於治家。較之治國。雖有大小之不同。而其理則無二。故吾嘗使其法之不善。而不欲多頒新令也。

李次青編輯先正事略

平江李元度。字次青。曾公門下士也。嘗編纂『國朝先正事略』一書。風行於世。當時次青鑒於清代名賢事跡之無足徵也。擬編『國朝名臣言行錄』。草具體例。就正於公。公曰。名臣二字。所括太狹。彼山林隱逸。前代遺民。以及姓名不登。夫仕版而節義可愧。彼王侯者。皆不得與焉。故與其名之曰『名臣言行錄』。不如曰『先正事略』之爲愈也。次青聞言。方知已見淺陋。於是更與公商確體例。區分門類。廣搜博采。得以成書。書成。又經公閱定。然後刊行。此書一出。人皆爭欲得書讀之。至今傳誦不衰。

### 不喜聞灰心語

公姓方嚴。不苟言笑。終日正色。未嘗有嬉態。亦未嘗有倦容。最惡聞人作灰心短氣之語。後輩見公。苟有作愁苦之聲者。公必問其有病與否。如答曰無病。則必問其何所苦。並戒之曰。汝等少年。正當蓬蓬勃勃。安得作此等愁苦之態。須知汝等前程遠大。希望無窮。無論現在所處之境界若何。但能立定志氣。將來必有無限之快樂。何得以鬱結自傷其身哉。

公又嘗謂人曰。吾生平不解何者爲苦。更不解何者爲愁。古人所謂老當愈壯。貧當愈堅。此二語。吾終身佩之。獨怪乎世之少年。年未四十。而以多愁多病。自命風流。此誠自賊之道也。

## 自課身心之法

公自治甚嚴。不稍假借。不日必作日記。月終則檢閱一周。以驗其勤惰。朋友有能面指其過者。則拜而受之。宋朝某理學先生。置白黑豆各一器。又置一空器。每一善念生。則投一白豆於空器中。一惡念生。則投一黑豆於空器中。夜間檢視。以驗其善惡之多寡。公有鑒於此。乃仿行之。有時不以豆而以白黑棋子以代之。蓋公仿行此事。殊不欲人知其自治之嚴。以豆行之。則見者必疑問。惟以棋子行之。則見者初不介意。以爲此乃遊戲之具。絕不知其爲自課身心之物也。

公少年絕不作行草書。嘗謂學書者必先正其心。心正則筆正。故觀人者。但視其善楷書與否。即可知其人爲靜爲躁也。蓋楷書能規範人心。故吾亦不欲苟且作一筆行草書。此亦自謹之一法也。云云。按公固擅楷書。然亦未嘗不作行書。或者少年不作。或中年以後始爲之耳。

遇學究受窘

公雖講理學。然絕無學究迂腐之習。嘗讀韓文公祭鱷魚文而非笑之。謂介鱗無知。鱷魚尤甚。秉性兇頑。安可感以誠。而喻以理。韓文公祭之而魚去。是必偶然之事也。否則魚竟未去。後世因推重

文公之爲人。遂因而附會之也。如以爲鱗介之屬。亦能感動。則天下橫強之人。何文公不能曉之以仁義耶。公爲此言。爲一學究所聞。乃往詰之曰。吾聞舜力田於歷山。象爲耕而鳥爲耘。豈舜之孝能感鳥獸。而文公之誠不能感鱷魚耶。公難於置答。但唯唯謝罪而已。學究既退。公乃謂人曰。象耕鳥耘。以吾所見。亦未必實有其事。但古人用以勉勵後人。其意至善。卽姑信之。未爲不可。吾亦何敢力辯其非哉。至於吾謂鱷魚不能感以誠。亦不過就鱷魚而論。初非有意牽及他事。今出此以與舜事同論。誠令吾不能置答。朱子云。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倒西又歪。誠哉是言。吾今乃不敢

輕發議論。以啓人疑竇矣。又中國創辦海軍。備置兵艦。總其事者。爲李文忠。而發其端者。則曾文正也。當夫文正建議之初。反對者紛起。而某部某侍郎。亦學究之流也。聞是說。極不以爲然。一日宴集於某處。公與侍郎均在坐。席中談及兵艦事。侍郎問曰。兵艦何以堅固。曾公答曰。以鐵爲之甲也。故又名鐵甲船。君獨未之前聞乎。侍郎曰。如是則愈可疑矣。船非行於水中者乎。安有鐵入水而不沉者。言時。卽起舉鐵一塊。置之水中。以驗其言之不謬。公至此。但笑置之。不能與之相辯也。或又謂此係某尙書窘李文忠之事。非曾文正事也。未知孰是。

不愛錢與不怕死

長髮之役。公創練湘軍。名震一時。忌之者衆。或遂散布流言。謂曾某兵權過重。將不利於朝廷。（指清廷也。下仿此）公之所親。聞此言。舉以告公。勸公解兵柄。以求自全。公笑曰。是不必也。亦不可也。國藩自練兵以來。早已以身許國。生死久置之度外。與敵戰而死。死也。被人讒而死。亦死也。但有救於國家。立志要做便做。安得畏首畏尾。況朝廷自有權衡。安肯聽妄人之言。而致疑於國藩乎。此吾所謂不必者也。語云。問心無愧。則氣自壯。又云。爲賊者心虛。今讒言雖散布。在我置之不理。則不出旬日。吾將見其計窮而言自



息矣。使吾因畏讒之故。而請解兵柄。是則變虛爲實。後患正未可測。一已與國家兩無所利。此吾所謂不可者也。總之不愛錢。不怕死。爲千古爲臣之極則。亦卽國藩所兢兢自勉者也。當岳武穆在執兵柄之時。亦豈不知不能見容於秦檜哉。使早能解兵歸隱。或亦可免於殺身之禍。然而武穆不爲此者。蓋武穆早拚一死。無暇計及其他也。今日國藩之志。略亦如此。但讒之者未必如秦檜之奸。而皇上亦未必如宋高宗之愚耳。嗚呼。不愛錢。不怕死。人臣能行得此六字。尙何事不可爲哉。尙何流言之可畏哉。

處置故人子之妙法

公官京師時。有故人子自湘中來謁。其意在求官也。公語之曰。汝欲爲官乎。甚佳。汝年少。須學爲官之道。汝日侍我側。舉止言語。一學我。不亦可乎。故人子大喜過望。以爲侍公一年或數月。官必可得也。於是日侍公側。公未起則先起。食則同食。公起固極早。而故人子更在公先。公食品固極儉約。而至是故意菲薄。故人子本鮮衣美食。不慣辛苦者。至是乃困苦不堪。然見公如此。亦不敢言。侍公三日。愈不能堪。方思託故逃去。公已微有所覺。忽召而語之。曰。汝侍我三日矣。頗知爲官之苦乎。汝等少年。少不更事。方以做官爲樂。殊不知天下最苦之事。莫做官若也。汝見彼文繡膏粱狗。

馬玉帛之輩而羨之乎。此乃所謂貪官污吏。不可爲者也。汝今欲做官乎。抑思歸里乎。故人子面紅耳赤。囁嚅答曰。願歸里也。於是公乃贈以川資。促其治裝返里。

爲人書扇之軼聞

公自少善書。厥後勳業昭著。人猶以一得公書爲榮。公一一應之。無少却。但所書大抵皆理學語。以宋儒語錄爲多。間書論孟中語。在公作此等書。本係無意。然得者則以爲此等語。並非書扇之用。遂疑公之有意警勸人也。此一說出。人皆以爲然。於是凡已得公書者。皆藏而不用。未得公書者。乃却步而不敢請。蓋恐被人笑也。

然在公猶未知其故。方謂近來求書者之少耳。

### 惡蘇杭風俗之薄

公游江浙。采風問俗。嘗謂人曰。天下風俗之薄。蘇州爲最。杭州次之。江南物產富庶。人民文弱。本與西北各省。有天淵之別。而姑蘇爲吳王夫差故都。耽於宴安之風。至今猶未盡變。猶之浙之甯紹。爲越王勾踐之地。是以至今。民風樸實耐苦。與嘉湖杭絕不相同也。至於皖省。南北之分。幾如異省。皖北之風。絕如魯豫。皖南之風。絕如江浙。要之。其最如薄弱者。莫蘇杭若也。上海爲東南重要之地。自中外通商以來。輪舶叢集。人煙稠密。居民五方雜處。風俗亦

至不一。大抵蘇杭惡俗。則傳習無遺。他日中外交通愈繁。則上海一隅。尤爲重要。而西北各省。以及內地。苟欲仿行泰西善法。亦必以上海爲模範。然竊恐未學得其長。先學得其短。未見其利。先受其害也。言念及此。能不寒心。返本窮源。乃係蘇杭薄俗爲之罪魁。可不令人痛心疾首哉。或問然則將何法以挽救之乎。公曰。此乃天然之事。無可以人力挽回者也。吾但願他日內地人勿染上海惡習。使某言不中。此則國家之福耳。按公在當時爲此言。若預知乎今日之情形者。然其見微知著之明。不可謂非超出尋常之外也。雖然。公猶望內地人勿染上海惡習。而使其言不中。今竟中矣。公如有知其痛心疾首又何如耶。

